

皮帕·李的私生活

〔美〕瑞贝卡·米勒 著 王臻 译

The Private Lives of Pippa Lee

南海出版公司

皮帕·李的私生活

〔美〕瑞贝卡·米勒 著 王臻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皮帕·李的私生活/[美]米勒著;王臻译.-海口:南海出版公司,2010.1

ISBN 978-7-5442-4679-8

I. ①皮… II. ①米… ②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010989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

图字: 30-2008-311

THE PRIVATE LIVES OF PIPPA LEE
Copyright © Rebecca Miller, 2008
through Bardón-Chinese Media Agency
All rights reserved.

PIPA LI DE SISHENGHUO

皮帕·李的私生活

作 者	[美] 瑞贝卡·米勒
译 者	王 臻
责任编辑	黄宁群
特邀编辑	任国芳
装帧设计	新经典工作室·金山
内文制作	田晓波
丛书策划	新经典文化 www.readinglife.com
出版发行	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(0898)66568511
社 址	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电子邮箱	nanhaicbgs@yahoo.com.cn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印 张	7.75
字 数	150千
开 本	850毫米×1168毫米 1/32
版 次	2010年3月第1版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42-4679-8
定 价	22.00元

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献给 D.
及芭芭拉·布朗宁

目录

第一部 1

第二部 65

第三部 191

第四部 237

第一部

皱纹村

皮帕必须承认，她喜欢这套房子。

这是一套比较新的单元，有人告诉过他们的。洗碗机、洗衣机、烘干机、微波炉、电烤箱，全是新的。地毯，新的。腐化池和屋顶也是。不过地下室的水泥地面上有道裂痕。卫生间里，瓷砖之间的灰浆也变暗了，还长了霉菌。这可是老朽的迹象啊，就像老人嘴里那些粘在牙根上的闪烁的假牙，皮帕这样想着。她还揣测，不知有多少人死在这所房子里。马里高德村，这是个老年社区：天堂的前站。

这地方什么都不缺：游泳池、餐厅、迷你购物中心、加油站、保健食品店、瑜伽馆、网球场、疗养院。人员配备方面，有一位全天候的丧葬顾问、两名婚庆顾问、一名性功能治疗专家和一名草药师。还有读书会、摄影俱乐部、园艺俱乐部和船模俱乐部。一旦住进来，你就用不着离开半步了。二十年前，皮帕同赫伯去参加康涅狄格州的一个午餐会，在返回他们长岛宅子时邂逅了马里高德村。那时候皮帕才三十出头，而赫伯已经六十岁了。当时赫伯拐错了一

个弯，于是他们发现车子已然开到一条蜿蜒的窄路上，两侧是一丛丛单层的暗褐色房子。所有的房子都是一副模样。那是四月里五点钟的光景，傍晚的金色阳光洒在精心养护的草坪上。在公用车道的一端，立着蜂窝般的邮箱，有的编号甚至达到了四位数。赫伯自信地以为，再左转几个弯儿，然后一个右转，就能开回主道了。没想到，他每转一次，都好像越发深陷其中。

“倒像是在哪个童话里。”皮帕说道。

“童话？”赫伯的语气透出恼怒。在皮帕的眼里，一切都带着诗歌的意味，她能将在房屋丛中迷路的遭遇演绎成格林兄弟的童话。

“你知道，”她说，“孩子们一进森林，一切就都换了头面儿。所有的地标都中了魔法，都变样儿了，然后他们就会迷路。然后总是会有一个什么巫师。”夕阳拉长了树影，黄昏将近了。

“要真的来个巫师什么的，起码还能给咱们指指路。”赫伯边嘟囔边转弯。在他的一双大手里，方向盘就如同儿童玩具。

“我觉得我们之前到过这个喷泉。”她说，回头张望。

经过二十分钟的徒劳，他们不知怎的转到了马里高德村的加油站。有个身穿海军蓝制服的小伙子友善地给他们指了一条出路。很简单：两次右转接一个左转。赫伯没法相信自己居然就没找到。许多天之后，他们听说马里高德村是个老人社区，都笑了出来。皱纹村——那是本地人给它的称呼。“我们在那儿找了那么久的路，”赫伯提起这事的时候都会这么说，“我们哪，就差没在那儿养老了。”

这个段子在他们的乔迁派对上赢得了最佳哄笑效果。那是在他们搬进马里高德村后的第三个周六，许多极亲近的朋友都满怀好奇，来见证他们在这个新社区里开始新的生活。

山姆·夏皮罗是一位消瘦的秃顶男子，五十几岁，算得上是全国最好的小说家了。赫伯花了大价钱在报纸上推广他的新作。他站起身，向赫伯和皮帕举杯，急促的字句从他嘴里吐了出来：

“我们都知道赫伯·李，他有时候够浑蛋的。不过他往往又有他的道理。他最痛恨的莫过于顾影自怜，不管是对待写作，还是对待生活。正因为如此，他成了一名好编辑，一个爷们儿。我没法相信你都八十了，赫伯。这也就是说，我也不再是三十五岁了。不过我告诉大家，赫伯对文字的敏感，那照样是没说错。对女人嘛，那就稍微逊色一点。我想，大家都知道我这是什么意思。”一阵嬉笑声在人群里荡漾开去，有一名男子更是狂笑不已。山姆继续说道：“所以，当他第一次对我说他要娶皮帕的时候，我想，唉，又来了！她就像……有毒的果酱，甜美，不过致命。然而赫伯不顾我的劝告，一如既往地凭着自己的嗅觉行事，非同寻常的嗅觉。我还得加一句，不是现如今满街都是的那种无聊小人的嗅觉。结果他就娶到了这位最最光芒四射的女人。我认识皮帕·李已经近四分之一世纪了，可我永远不可能真正了解她。她是个谜。是个密码。是一种眼下几乎绝迹的人。她不会被野心、贪欲摆布，也不会愚蠢地博取关注。她的动力来自于，那种追求完整生命的渴望，那种帮助身边的人生活得更好的渴望。她品格高贵，仪态万千。”

皮帕的双唇轻轻一抿，眉头蹙动，那是她表达不同意见的特有信号。她想让他称颂赫伯，而不是自己。山姆禽鸟般的眼光在她身上迅速停留了片刻，随即会意。他微笑着继续说道：“赫伯总是敏锐地去体察女人的心，甭管得费多少牛劲。所以说他有时候还真挺棒的。我为他举杯，他虽然已经走到了事业的晚期，却依然充满了

创造力，每每出人意外。就比如，你从曼哈顿的格莱莫西公园搬到马里高德村。对此，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解释，赫伯。是为了低调？图方便？还是因为保守？不管他，反正，只要皮帕还做烤羊羔，我就来打下手，也许这就是我的本分。”

“我觉得你不适合做个打下手的，山姆。”赫伯笑嘻嘻地歪着嘴说道。他插科打诨的时候总是这副表情。

“你可别小瞧饿极了的犹太人！”山姆·夏皮罗大叫道。

“我觉得挺让人吃惊的。”一个鼻音很重的怯生生的声音。说话的是莫伊拉·杜勒斯，一位诗人，她过去几年里一直和山姆同居。此时她盘腿坐在地上，挨在赫伯的脚边。“我的意思是，你把什么都撂在一边了。皮帕，你说走就走，开始崭新的生活，这太有勇气了……”

皮帕认真地看着这个脆弱的朋友。她希望山姆不要听出她话里的泪水。“这样就自由了。”皮帕说道，“再也用不着打理那么大的房子了。”

“别破坏我的幻想，”山姆接过话来，“你是艺术家妻子的典范：娴静、乐于奉献、美丽聪颖，还做得一手好菜。你这么一说，这个形象就变样儿了。”莫伊拉·杜勒斯狠狠地甩给他一个脸色，他却假装没看见。“赫伯根本配不上你，赫伯不是艺术家。以前我从来没想过！一位真正的艺术家妻子人选，现代社会仅存的尤物，却跟了一位出版商。”他咯咯怪笑起来，喘着气，发出驴子打鼻儿般的动静。

“我刚娶她那会儿，她可不是这样，”赫伯说道，“是我驯服了她。”

“哦，闭嘴。”皮帕微笑着，接着溜进了厨房，她有些担心山姆是否把赫伯揶揄得太厉害了。本杰明——皮帕和赫伯的儿子，此刻正在擦洗烤箱的锡盘，时不时地从窗口瞥一眼餐厅里的派对。他还在读法学院，却已经有中年男人的体型和悲天悯人的心态。透过学究式的圆镜片，他审视着自己的母亲。

“但愿赫伯不要介意。”皮帕说着，然后点燃喷枪，给十五份法式焦糖布丁“过火”。甜点表面的糖霜冒着泡，变成了深棕色。

“妈，他没事儿。他的自负固若金汤哪。”

“那是你的错觉。”

“我担心的，倒是你。”

“噢，我没事的，小甜心儿。”

“你的问题就在于，你太好揉捏了，就像可以随便改动的账户密码。”皮帕拍了拍本的手臂。他总是护着她，不让她受伤，无论当母亲的是否要求儿子保护。就在隔壁，赫伯坐在椅子上，向前倾着身子，投入地同山姆谈论着。他还是那么英俊，皮帕想。都八十岁的人了，头发却不曾掉过半根，嘴里也没有一颗假牙，要看出他的衰老，还不知待到何年何月。

“你也该这么做，”他对山姆说，“如果你打算安排自己的晚年，我向你推荐这条路。把毕生积累兑成现银，放着让它们自己增值。要不然处理起不动产来不知要花多少时间，最后政府还得拿走一半。”

“我还以为你喜欢缴税！”唐·谢克斯顿插话进来。这位影视编剧说话时拖着长长的元音，听起来就像《费城故事》里的某个人物。

“那还真没错儿！”他那位机敏的夫人菲莉斯接过话，“你老是说你盼着政府多抽些税。”

“我可不想把钱花在该死的战争上。”赫伯说道。

“啊——最终又说到道德问题了，”山姆说道，“我个人一向站在正义的反面。”

“你少打什么歪主意了。”赫伯吼了一声，但实际上他挺乐意被人调侃。皮帕一时间对山姆·夏皮罗崇拜起来，他对赫伯笑谑得很有分寸。她一直担心，这位硬汉一旦住进了老人村，人们对他的态度就不同以往了。他们会把这当作一个疯狂的玩笑。不就是如此吗？他，堂堂赫伯·李，全国仅存的几家独立出版社中的一位掌门人，气势昂扬的业界翘楚，而今居然承认自己老了。房间里没有一个人会觉得这是真的。他的示弱之举让众人对自己的将来失去了盼头：大家都会步他的后尘。

赫伯决定迁进老人村，这是皮帕万万没想到的。然而，她随即体会并且接受了丈夫心里的算盘。在赫伯沉着的铁腕做派背后，潜流激涌，深藏不露。他曾买断无数书稿和剧本，离开过众多出版社，连婚姻也可以弹指间就甩在一边，毕生都充满了变数。皮帕知道他深信自己的直觉，近乎迷信。也许那是他的全部信念所系。一旦他心底那根指南针开始转动，得，事情就该变了。某一天，他笑哈哈地回了家，手里捏着马里高德老人村的信息册说：“这就是咱们上一次迷路的地方！”接着整个下午他都在书房里翻看那些花里胡哨的光滑纸页。那时，她就觉察到有件事情即将发生。最后他定下了行动方案后，开始向她兜售，“我还有五年，最多十年。我们还要海边大宅子干什么用？孩子们都走了。曼哈顿活让人受罪。

我们的财产正在大量流失。咱们还是把所有不动产兑现，皮帕，等我不在了，大头儿全在你手上。你可以去周游世界，在城里便利的地方买个小房子。我们要是变卖了一切，你也自由了。”话虽这么说，皮帕却嗅到了一丝恐惧的气息。去年，赫伯的心脏病曾经在一周内犯了两回。之后的六个月，她不得不全方位地伺候他，那时他连爬几阶楼梯的气力也没有了。如今，他比过去更易瞌睡，不过精神倒是恢复了，在某些方面甚至更为强壮，那是拜他近乎完美的饮食和锻炼所赐。可那些最煎熬的日子给他们的生活留下了磨灭不去的印记，那是光阴的极限突然横亘在他和皮帕面前。皮帕知道，赫伯最怕的就是她变成他的护士。选择马里高德村大概算是对风烛残年的一种主动出击。事实上，这才是真正的赫伯：一个现实主义者，绝不多愁善感，也绝不愿意一蹶不振。

山姆·夏皮罗同赫伯已经是三十年的老朋友了，他们现在的住处碰巧只有十五分钟的路程。皮帕知道，这在便利的同时可能也会带来某些尴尬。多年来，山姆跟着赫伯一家又一家地换出版社，直到赫伯开了自己的公司。山姆对赫伯太忠心了，以至于人们怀疑：大才子夏皮罗是不是对他的编辑有点依赖过度了？如今听到他们搬家的消息，山姆竟流露出一丝胜利的喜悦，虽然他只是小小嬉笑了几句——仿佛他们是追随他而来似的——但这可惹恼了赫伯。在所有的人际关系中，赫伯一贯处于主导地位，他是众望所系。颠覆这个金字塔结构，就意味着撼动他顽强的个性，那是他做人的根基。皮帕细心观察着山姆，是否有在这段友情中转换角色的迹象。她太需要赫伯维持一个强者的光环了。心脏病发作后的那几个月，照顾他的时光是让人迷茫的。她或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爱他，然

而他们的关系已由此开始变形，滋生出种种问题。两人相识至今，他一直是她的救世主。如果现在反过来要依赖她，则会让双方都觉得尴尬。

于是他们卖了萨格港的宅子，连同它灰色的鹅卵石墙壁，以及那些布局温馨的房间，那是数十年打理的结果。油画、挂毯、家私、照片，全部易主。孩子们的房间里依然堆着马术奖牌和乐队的海报，加大的主卧留着他们的巨床，还有那整扇落地窗。每个周日，皮帕都会与之相对而坐，或凭眺，或读报，或看飞鸟。一切的一切，都在一个落雨的周二下午，被一个地产商和他的妻子抢购到手。他们在格莱莫西公园的公寓则卖给了一对没有子女的眼科医师夫妇。失去这些地方，皮帕不免有些气恼，但她也吃惊地发觉自己又深感解脱。割舍了那么多，倒也使自己免受身外物的羁累——求一份解脱的冲动其实早已在皮帕心底隐隐涌动过，好似一部弄丢的手机，偶尔会在深幽的公寓房间里尖叫起来。然而这种冲动却掩埋在欢愉安逸里，掩藏在这位婚姻幸福、生活优越的女人的日常琐事背后。不错，这是一位尽心的母亲、优柔的主妇，在人们看来，她似乎是最优雅、最善良、最可爱、最谦和、最可信的女人。

皮帕托着一整盘焦糖布丁回到餐厅。赫伯本不当进食这么多鸡蛋和脂肪的。不过她琢磨着，他也该时不时地解开缰索，享受一下钟爱的食物。就像以往那样，只要不被医生发现就好。何况，皮帕喜欢营造快乐。而所有的厨师都知道，羊羔肉和焦糖布丁比水果色拉和比目鱼更能在餐桌上引来赞叹。她看着客人们用调羹划破点心上的焦糖圈，把醇厚的香草味奶油送进嘴里。

蛋糕

次日一早，皮帕独自待在客厅。她穿着牛仔裤和一件宽松的青绿生丝衬衫，仰面躺倒，做派有如一位古代的土耳其皇妃。她的脸很平，脸形像猫脸，颧骨很高，呈杏仁状，灰色的眼珠向上望着，金玫色的头发勾勒出头部的轮廓。虽然已届中年，她看上去依然像是佛兰德油画里的麦当娜，但更圆润、更灵动些。她的头靠在一方摩洛哥风格的枕头上，那是她亲自挑选的样式。枕上的几何图案正好可以调剂褐色瑞典长沙发的单调，而沙发也是为搭配这间公寓的寡淡线条而用心挑选的。她满意地审视着客厅。没有一件赘余之物。卖房子时，她特地把每个花瓶、每只碗、每幅画都从多年累积的杂物泥沼里捞救出来。迁居马里高德村的时候，她把大部分物件或送子女，或捐给慈善机构，只丢弃了极少数。最终留下来的唯有几件紧要的，她觉得有朝一日自己或是子女会怀念它们。由于躲过了惨遭裁汰的一劫，每件东西越发充满了怀旧的意味。它们一如既往地落落寡合，陷在乏味的环境之中，面对着漆成鸽子灰的四壁：红光灼灼的玻璃烟灰缸，那是赫伯和皮帕在威尼斯度蜜月时

买的，装饰着小小三叶草的心形糖果盘，是皮帕母亲的最爱；海螺壳则是多年前孩子们贴在耳边的爱物，那时他们听着大海的呼啸声，脸上写满了海的故事。

这套房子让人觉得怪怪的，皮帕郁闷地想着。她单肘一撑，支起身子，拿起咖啡桌上一款崭新的望远镜。玻璃推拉门是开着的，皮帕透过高倍镜片抬眼一瞧，但见一片翠生生的草坪中央嵌着一汪亮闪闪的猫眼儿蓝——那是个小小的人工湖，类似这样的湖散布在整个马里高德村。她把望远镜扫来扫去，最终定格在一只鸟身上。那是一羽金莺，正焦躁地在柳枝间跳跃。它头顶黑色盖羽，胸口覆着橘黄色的羽毛，腹部则是白色，和图册里的巴尔的摩金莺一模一样。皮帕上周刚在马里高德书店买了一本名为《东海岸的禽鸟》的图册。

买书的时候，她还在店堂的公示栏里发现一则通知：马里高德读书会每周四晚七点聚会。欢迎新会员！这引起了她的兴趣。也许这是个交朋友的好办法。到了周四，她找到指定的单元，敲响的门。她上身穿了一件赫伯的衬衫，下面套了件宽松的亚麻裙。她觉得，在老人家面前应当把自己依然紧实的身材藏起来，这样才比较厚道。旋开房门的是一位身材娇小的老太太，一头卷烫的白发，穿着中老年样式的松紧带长裤。“又来年轻的！”她叫得格外响亮，然后半扭过头，示意皮帕进来，“来，快进来。多开心哪，我们这些老菜帮子，就喜欢新鲜血液。”皮帕作了自我介绍，走进客厅，只见一班妇女，六十几岁的、七十几岁的，还有八十几岁的，大家围成一圈，手袋紧挨在各自身边，就像一群巫婆在聚会。此外，每人的大腿上都搁着一本平装的山姆·夏皮罗的最新小说。《伯

恩鲍姆先生大献演》。皮帕几乎大笑出来——不是吧，这也太夸张了。

“我叫露西·威尔德斯。”那位开门的妇人说道，“这位，我瞧瞧……她是艾米莉·沃斯曼，还有艾塞尔·科恩，吉恩·耶尔丁，科拉·奥哈拉，还有，噢，克罗伊在哪儿呢？”此时，另一位“年轻的”从妇人身后的洗手间里开门出来。克罗伊的年纪看不太出来。她的脸紧绷着，笑容拘谨僵硬，上面虽然已有几道皱纹，但那乒乓球般突出的颧骨倒为她增了几分颜色。上唇的两翼隆起，在嘴角两侧垂下来，似乎想要诉说什么，那形状就像是被束在窗框两侧的天鹅绒窗帘，皮帕这样想着。她的鼻头特别尖，像是有人恶作剧，用手指捏的石膏像。眼睛张得大大的，似乎被万能胶粘住了。说起话来声音极低，语调平稳，就像是在对一个任性的孩子说话。

“见到你真高兴。”她说道，受惊般的眼神从面颊里望出来，好似一名正从监狱的石缝间窥看的囚犯。皮帕客气几句，便赶忙望向别处，心绪里夹杂着怜悯和反感。

“这是克罗伊最后一次参加聚会了，”露西·威尔德斯说道，“她丈夫最近过世了，她马上就要搬回城里。”

“请您多保重。”皮帕说道。

“谢谢。”克罗伊啾啾着。

露西·威尔德斯正襟危坐在沙发边缘，后背挺得笔直。她的双脚套在白色皮质护士鞋里，齐整地并拢。她开始发表自己的博学见地。每次强调一个观点，她那只僵硬的小手便会凌空一斩，然后迅速划向一侧，似乎在刮削一张平平的桌子。露西钟爱作品的均衡结构和精细的节奏。情节缓慢而又稳健地展开，不疾不徐，恰到好处。